

散文佳作 劉潔

筆名/放晴

個人簡介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一年級

就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研究所。

沒什麼專長，沒得過什麼了不起的獎，最大的興趣就是用文字碎碎念。

窺視

鄰居在我房裡裝了針孔攝影機。發覺的那晚，內心戰慄而寒毛豎起。

舊信義的住宅區，九彎十八拐，大同小異的老掉牙建築。每個早晨我從中走出，日落歸來，氣喘吁吁地爬六層樓後，回到那頂樓加蓋的所在，空蕩蕩只有兩間房，住著我和鄰居。

定居兩週，我已然能從聲音判斷他作息：早上八點起床，開始乒乒乓乓、吹風機的聲音；八點二十五分，一秒不差準時出門，在外頭的鞋櫃穿鞋、拿安全帽、打開鐵門走下樓梯，約十五至二十秒完成；晚上七點半左右到家，先是樓梯間的腳步聲，接著是鐵門的開鎖聲，走進室內、將鞋放回架上，換上室內拖鞋，回到房間；十一點洗澡，嘩啦啦的水聲，接著是轟轟吹頭髮的聲響；十二點以前熄燈睡覺，電燈「喀」的關閉聲後，陷入寧靜。

偶爾他養的貓半夜叫嚷，他的聲音便難得出現，是大叔的低沉嗓音。我總刻意比他早些或晚些出門，至少間隔五分鐘，省得打照面而尷尬；即使我們靠近地生活在只隔一道牆的距離——他的面孔，看房那日，入住那日，直至今日，不曾見過。

他是怎麼樣的人，無從得知。最具體的想像，奠基在那日返家，在鐵門外聽到陽台那頭有操作洗衣機的聲響，便刻意放慢腳步、放慢掏鑰匙及開鎖的速度，緩慢地推開門，緩慢地進屋，讓自己和他繼續完美的錯開，不打破這遊戲規則。

然進屋那一刻，我仍看到他進房的背影（算是醜一）：一頭亂髮，側面可以看到鬍渣，打扮活脫世人對理工宅男的想像。

就在近日，我發覺他作息改變。早上八點二十五分，遲遲等不到他出門，便逕自出門，看見他的室內拖鞋仍在房門外；房內沒有任何起床後準備出門的聲響，靜悄悄的，只有貓偶爾喵喵的空虛。

晚上八點，吹乾濕髮，晾好衣服，他的室內拖鞋待在鞋櫃上，顯示仍未返家。他每天出門總把要穿的鞋子拿出，空出的位置由室內拖鞋補上，加上其他鞋子總共八雙，左右對正、上下對齊地在鞋櫃排列，在我鞋櫃的正下方。直到我睡去，仍沒有聽見他歸來的線索。

困惑了一週，始終沒有依循他的新作息，整理出新的規律。他在家的時間變得固定，有時像一整天沒外出，有時則徹夜未歸，不是連假，卻接連幾日沒見著蹤跡，貓的叫聲也消失了。我甚至懷疑他連夜搬走，可沒有任何訊號，重點是八雙鞋仍整齊齊，直挺挺地在鞋櫃站好。

就在我思考這些瑣碎，某天方意識到已接連幾天，出門後沒有將房間的門鎖好。好幾回爬到六樓，喘著氣打開鐵門，來到房門外，居然隨手一推門就開了。一開始我拍拍腦袋，責備自己大意，出門就這樣敞開自家大門，是真覺得錢財生不帶來、死不帶去，得失無動於衷嗎？接著提醒自己：明天出門，切記將門鎖好。

那天如此清晰，對自己千交代、萬囑咐將門鎖好。推了推門確定鎖住，才轉身將鞋子從鞋櫃取下，穿好出門。一切如高畫質錄像，深映腦海，這次絕沒有忘記。然而夕陽西下，歸來時刻，打開鐵門、脫下鞋子，朝房門伸手一推，門依然毫無懸念地敞開，那一刻腦袋嗡嗡作響，有如被拋進冷泉，從頭冷冽到腳。

望著隔壁房門，門口放著室內拖鞋，心頭升起一股惶惶不安——他今天在家。回想昨天、前天，他似乎都沒有出門，那雙拖鞋一直放在門口，而我的房門就在這連續幾天，即使鎖上仍會靈異地自動開鎖。

渾身發麻，舉步維艱地踏入房間，環顧房間的一切，這默默被侵門踏戶，卻後知後覺的空間，回想早上離開時是什麼模樣？昨晚掛在衣架上的內衣，此刻墜落在地，望著半開啟的窗戶，是風？這週燠熱得難受，窗戶這樣小的縫隙，能吹進那麼強勁的風？推開衣櫃，看著掛在下方空處的一排襪子，其中兩隻襪子掉在下方……這裡就不可能有風吹進來了吧？

這裡是頂樓加蓋的六樓，只住我和他；若我的房門被打開，外頭的鐵門卻安然無恙，唯一的可能——只有他。我蹲在那，發覺衣櫃被鑽了小洞，像被塞了什麼進去，直覺這就是答案；伸手正要去摳，卻又停下動作——若真是針孔，此刻就在牆那頭監視我的他，見到我這動作，就會明白被發現了。

偌大的空間，舉頭望去，只有我和他。若他立刻找上門——都能輕易將我的門鎖打開好幾回，沒理由此刻進不來。在最近的警局派人前來救援以前，我早不知身陷何等危險之中，尤其這彎曲的小巷內，住戶一把抓，總算找到我這一戶，還要先破一樓的門禁、爬六層樓、撬開外頭的鐵門，才有機會拯救我。在那之前，我只有我自己。

不要輕舉妄動，不要驚動他，先按兵不動。我掃視房間，觀察哪裡還有可疑的孔洞，關上燈，開啟手機的手電筒，將每個角落都照了遍；將衣服穿得整齊，想著攝影機不知被安裝多久，這段日子，或放鬆或放蕩的姿態，全給隔著一道牆的陌生人盡收

眼底，而他這麼做目的為何，勒索金錢，還是為了情慾？

恐懼掐著我的喉嚨。想起曾有作家說過：看恐怖片感到害怕，是因將自己帶入受害者的位置；若將自己放在加害人的視角，一切不再惴惴不安，甚至趣味橫生。我於是嘗試揣測對方，想像若他被繩之以法，將如何寫下自白書：

之前住在這的是個女學生，偶爾在走廊見到，一頭秀麗長髮散發芬芳。有次她出門，我見她房門的門縫明顯，好奇驅使，試著推門，居然一推就開，瞬間能看見房內的一切，包括她放在桌上的備用鑰匙。這樣大剌剌擺在桌上實在危險，要是壞人拿走鑰匙，怎麼辦？

憂心之下，我取走鑰匙，打了備份留在身邊。後來擔心若我在外，她遇到麻煩，我無法立即趕到，便去買針孔攝影機，埋在她房內，好暗地裡保護她。我不時會打開手機的監控畫面，看她房內動靜，所幸那段時間一切平安。擔心設備出問題，我偶爾會進她房間查看，發現她不但頭髮很香，衣服也都是香的，包括內衣和襪子。拿起那些衣物深吸，像吸貓般療癒身心。

幾個星期前她搬走了，搬進另個女生。雖沒見過她，但她在陽台晾的洋裝、襯衫及小可愛引起我的興趣。於是那天，我拿著同一把鑰匙，走到那扇門前，準備一嘗新住客的滋味……

細思極恐，我作罷。我終究沒有作為加害者的天賦。雖暫不打草驚蛇，但決定開始蒐證。隔天出門，將紙片夾在門縫，記錄它的位置，並將家中一切錄影存證，記錄每個物品的放置；擔憂隔著一道牆的他察覺，還佯裝成跟人視訊，假裝開啟前鏡頭，一邊記錄房間原貌，不時對鏡頭說話，期待他會毫無戒心的繼續溜進我的房間，留下鐵錚錚的證據。離真相就差那麼一步。

興奮又焦慮，彷彿等待連載小說的更新，不停盯著隔壁房的動靜，聽著那頭發出的任何一絲聲響，判斷局勢利弊。一旦掌握有力罪證，走向警局，其後的結局走向，要不對方從此搬離，終得安逸；要不從此籠罩在受報復的疑懼——對方搬走，但躲在巷子口的車裡不時守著，某天尾隨我回家；最糟的便是罪證不足，不予起訴，他得以繼續住在隔壁，但因而知曉我發覺此事，用更縝密而不被察覺的方式持續監視，使我明知受到偷窺，卻無法執行任何反抗，並會在走廊與我眼光對上時，勾起勝利而具侵略性的駭人嘴角，諷笑我的無能為力。

我彷彿懸疑電影中的特務或刑警，生活時刻充斥不容錯過的線索；卻又身兼案件受害者，承受最致命的威脅，承載故事主軸的發展；甚至是互動式舞台劇的編劇，已然寫好一則故事的各類結局，待眾神投票，決定劇情走向，依循演出……無論如何，接下來的一切，精彩可期。

然而從那天起，房門不再自動開鎖，每回到家，門仍是原封不動的鎖著，房內一切平靜，沒有任何被挪動的痕跡。日復一日，門鎖完好，房內如常，風平浪靜。我先是困惑，後是質疑，接著是惶恐——該不會已被發覺，準備走上第三種最毛骨悚然的結局。

日曆張張撕去，每回返家，空間擺置一成不變，連夾在門縫的紙片都完好存在，似乎真的什麼也沒發生。不由拿「疑鄰盜斧」的故事消遣自己，鄰居分明是個良民，全是我自導自演，編了齣駭人聽聞。真該帶個伴手禮登門拜訪，打聲招呼，好好認識人家，省得以己度人。回家路上，一面爬著樓梯，一面揶揄自己。

打開鐵門，進入室內，掏出鑰匙插入房間鎖孔，尚未轉動——門便咿呀一聲自動滑開，身後是如墨的漆黑。

心頭被開了一槍。惴惴難安的流轉眼神，望向隔壁房——他的拖鞋並未放在門口，房裡的燈暗著。想起房東說過，鄰居這兩週返鄉。前段時間那些風吹草動，壓根非他所為。

另有其人。渾身狠狠顫慄，恐懼貫穿心臟。掏出手機，打視訊電話給最可能立刻接起的朋友，在對方接起時，打字告知「有人闖入我家，你不要說話，等等看到我身後有人，或我受到攻擊，務必幫我報警，我的地址是……」，在對方回覆「收到」後，心一橫，推開房門，開啟門邊的燈源；如同以往每回返家，先探了探門後，再探了探浴室裡頭，接著壓一下浴室的門，確定後面沒有藏匿著誰——只是這回の確認，多了更強烈的顫抖與不安。

望向拉門關閉著的衣櫃，比人還高且夠深的空間，完全能夠躲進一名成年男子。萬分焦灼，做好對方會做出任何攻擊的心理準備，先將房門開啟，以便隨時轉身奪門而出；將手掌貼上木頭的拉門，確認身後沒有其他能躲人的空間後，將視訊鏡頭對著前方的衣櫃，一鼓作氣向右推開——

空無一物，只有幾件掛著的外套，被震得搖搖晃晃。

沒半個人影，令我更感惶恐。想證明必定有什麼失竊，然而看了看房內，對照白天錄下的影片，真一樣都沒少。「妳想太多了。」朋友說，然後掛斷視訊電話。

我聯絡鎖匠，問了樓下的女房東能否陪我一起，此時此刻我不敢與任何男性成年人獨處。等待鎖匠前來的時間，順手將換洗衣物丟進公用的洗衣機，啟動。鎖匠冒著風雨前來，進屋時抖落一身雨水，對著門鎖一陣探看，篤定的說：「這門鎖早壞得沒有任何功能，不要說上鎖，連舌頭都咬不住。」接著將門關上後，輕輕一推示範，門咿

呀彈開。「像今天風那麼大，這門一吹就開了。」

耳邊是女房東和鎖匠討價還價，鎖匠不耐回應這已經夠便宜。我向兩人點頭道謝與道別，關上門，上鎖，這回真的好好的，穩當的鎖上了。躺在床上，望著門鎖，想著這幾個月以來，居然都住在一個隨時能被闖入的所在。此時有人敲門，我驚愕得從床上彈起，理了下凌亂的髮，戴上笑容開門。

站在門外的是他。相鄰半年，首回見到廬山真面目。蓬鬆的頭髮，斯文的鬍子，靦腆而禮貌的笑容，溫柔而含蓄地說著：「不好意思，妳的衣服洗好很久了喔。」

「啊，喔，不好意思！不好意思！」我拿起洗衣籃，疾步往陽台去。

那日之後海闊天空，終於不必再窺視著，那窺視我的人。

=====

評語

吳鈞堯老師：

城市生活中，依稀隔牆有耳、隔牆也有眼睛。但門鎖疑似壞掉，疑似被鄰居偷窺，卻帶出來偷窺與被偷窺的空間。情節展演的散文，有其生動與特別之處。